2024年1月10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雨 田 联系电话：0931—8926230 e—mail:3645537344@qq.com 民主协商报

才有梅花便不同

□ 黄小秋

当小寒裹着三九的凛冽狂奔而来时，冬其实已接近尾声，阳气开始上升，所以“小寒之日雁北乡，鹊始巢”。而江南的二十四番花信风萌动，以梅花为首，小寒便是花信的开始。

临窗的那株腊梅，成了我每日研读春之信笺的证据。那些被淡黄“丝绸”紧紧包裹的花骨朵，在寒冷中锤炼着自己的悟性，在霜冻中绽放，在冰雪里飘香。

“小寒惟有梅花饺，未见梢头春一枝”，小寒一至，封封梅花笺次第展开，层层叠叠，薄如蝉翼，每一页透着芳香。中间一簇鹅黄花蕊，像诗一般精炼。虽然还不能绽放出一树灿烂的春光，但这股子“凌寒独自开”的坚韧，足以装点寒冬的荒芜，惊艳人们的眸光。“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每次轻嗅梅香，我都禁不住忆起一段风雪中的往事。

那年，我初为人师，分配在十分偏僻的大山深处。一场突降的暴风雪，让通往大山的班车停运了。周末正在山外家中度假的我，为了不耽误第二天学生们的功课，在父亲的陪同下，首次在雪中进行了长达20多公里的艰难跋涉。山路十八弯，本就崎岖，加上积雪茫茫，更见险阻，一不留神便摔在雪地。我紧攥木棍，一步一惊心；父亲在前边小心翼翼带路，时不时用木棍试探着厚厚积雪下的小路方向，以免误踩到两边的深沟里。

雪风刺骨，呛人心肺啊！冰冷的空气，肃穆的荒野，更能挑动心底里悲怆激愤的那根弦儿。我拖着酸痛发胀的双腿，突然鼻子就酸了：不能像其他同学那样留在大城市教书也就罢了，为何为个乡村小学，还得冒如此大的风险赶去呢？

我红着眼睛，一屁股坐在雪地里，委屈的眼泪啪嗒啪嗒直流。

父亲跟着停下来，欲言又止，沉默了好一会儿，他独自走开了。回来时，却带来了一股清香。我惊奇地看到父亲手中有一枝花——嫩手嫩脚的小枝，居然开出了蜜蜡小朵，疏疏灿然，细碎明亮。“这是什么花，香得这么清冽？”“丫头，这是野生的腊梅，越冷香越浓，比起你特意画在卧室里的红梅，它虽不打眼，但开花更早，更耐寒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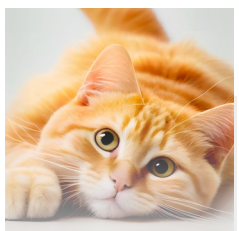
我这才知道，原来世上还有这般开在山野的梅，和杨柳的鹅黄嫩苞一般素淡，却给茫茫雪原添了一段不一般的清香。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梅花要与大寒对抗之后，方能绽放出自己的芬芳，人何尝不是一样，要经得起磨练才能成长呢？琢磨着父亲意味深长的话，手中的梅花似乎已开在了我心上，给了我凌寒独自开的坚韧与勇气。我从雪地里站了起来，跟着父亲继续向着雪山深处挺进。

那一场雪山跋涉，走了五个多小时。入夜，躺在床上的我，腿脚酸胀得不像自己的了，但闻着花瓶里一枝腊梅的清香，我睡得很香。

“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之后，我安心在大山深处教书，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我的国画习作里，多了一种淡黄色的梅；而我喜欢的节气里，则多了一个可赏“自案生春小瓶花，疏花小叶一支斜”的小寒节气。

邂逅一只橘猫

□ 朱 辉



去年10月初的一个傍晚，我正在散步，马路对面传来凄惨的猫叫，持续了好一阵子。我忍不住过去看了看，发现一只3个月大小的橘猫，正站在行道树下，望向它的右方。

我掏出一小袋猫粮，叫了两声“咪咪”。小橘猫看见猫粮，飞快地跑了过来。我抓了一把放在地上，它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很快吃完了。又抓了一把，它依然吃得很快。

“你经常喂它？”两个老汉看到我喂猫，好奇地问我。我告诉他们是第一次。小家伙可能饿极了，所以战胜了对生人的恐惧，冲过来进食。

“这些喂流浪猫的人，脑子多少都有点病……”两个老汉满足了好奇心，走了。我听他们在议论我，倒也并不很生气，可能因为听得多了。

第二天傍晚我到相同的地方，喊了两声“咪咪”。小橘猫很快从路边停着的车底下钻了出来，吃我撒给它的猫粮。第三天，我还没唤它，它就辨别出了脚步声，从车下钻出来迎接我。

到了第五天，我正在喂它，右方驶来一辆电动车。车在我身旁停了下来，一对年轻夫妇下车和我搭讪。男的说“您在喂它啊？它太有福气了！”女的拿出一个快餐盒，里面是他们准备的猫食。

原来这对夫妇偶然发现这只小橘猫，已经喂过它半个月。国庆假期他们出去旅游，一路上心有挂碍，担心小猫会饿死。后悔没有退掉一个月前就预定的机票、住宿……

“你们这么喜欢它，可以领养它啊。”我说。他们说家里二室一厅，已经收养了4只，力不从心。我很理解，情况和我差不多。

此后我每天依然来喂小橘猫，遇见过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和一位老太太也在喂它。

到了第43天，小橘猫不见了。此后连续十几天，我都没有唤出它。我很愿意相信它被好心人收养了。

喂流浪猫，常常会经历这样突如其来的相遇，以及猝不及防的别离，一些好心人为此有些抑郁。

生命就是一段旅程。曾经有过的一个个美好瞬间，就是意义所在。小橘猫或许“走”了，它有过两个月被人关怀的日子，此生也算不虚此行。

而对于我们，罗翔老师的一段话可用于自勉“真正的勇敢，其实是对良善的坚持，这种坚持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即便我们事业上无所成就，守住了内心的良善，今生就没有虚度。

微醺

□ 杨金坤

父亲好酒，每每饮酒，必至微醺，且把握得特别好。

对微醺的状态，父亲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父亲说：醺为醉，微为小，微醺就是稍有醉意。薄酒微醺是一种意境，此中妙处，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父亲把自己的饮酒状态总结为一句话：酒饮微醺万般妙。

我不好酒，每逢饮，或浅尝辄止便酒兴阑珊，或推杯换盏间酩酊大醉，从没领略过微醺的微妙，直到去了趟绍兴，方领会了微醺的意境。

十多年前，为了体验一回那个在曲尺柜台前，唯一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知道回字有四种写法的孔乙己，我特意去了趟绍兴，去拜谒心心念念的咸亨酒店。

那天，天色已晚，走在鲁迅路上，见以咸亨、孔乙己、鲁迅命名的酒店散布在路的两边。正犹豫间，见一《咸亨酒店》的店门外立有孔乙己塑像，长衫褴褛，瘦骨嶙峋，一碗水酒，一碟茴香豆，五指罩扣，似乎又听到“多乎哉？不多也。”那无可奈何的道白。我望着塑像，似乎心有灵犀，走进店内。

在曲尺形柜台前，点了盘茴香豆，外加一碗绍兴花雕。一碗花雕下肚，对这个陌生的环境产生了亲切感。又点了两碗花雕，第二碗喝下去，我的心和那个身材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常夹些伤痕，在众人的哄笑中常狼狈不堪的文人产生了共鸣。第三碗没喝完，我触景生情，出口成诗：“一儒困顿成精典，人生有味是清欢；酒醺三分意犹在，多与不多尽坦然。”我知道，这次，我终于领会到了微醺的妙处。

微醺的哲学，不只是喝酒，还是一种生活态度。颇喜欢明朝文人张岱的小品文《龙山雪》：十二月的一天，大雪深三尺，晚晴，张岱带着几个伶人登上龙山的城隍庙山门，吹箫唱曲。此时，万山载雪，明月薄之，月不能光，有人送酒至，酒气冉冉，竟不得醉。三更以后，张岱微醺，坐着一辆小羊头车，拖着满身冰凌回家。张岱是个懂得享受生活的人，他活了九十三岁，一生只是为烟火人间的种种美景，活得有滋有味。

曾于一次微醺后，在小区散步，见枝头上的柿子已经泛黄，从树叶间探出头来的山楂红晕可爱，几滴露珠在发黄的草尖晶莹，一袭桂花香随风飘来，淡雅而不失风韵，几朵洁白的秋云，在碧空中柔软无骨般从容舒卷。

我深吸一口气，感觉这草木、这天空、这大地都充满了微醺的味道。

煨一碗人间烟火

□ 高玉霞

冬阳暖暖的日子，听汪曾祺的《五味》，真是舒坦极了！犹如一位老者坐在藤椅上，慢慢讲，听得人抿嘴发笑。

汪曾祺说：“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秋寒袭来，煨一碗羊肉汤再幸福不过了！而“煨”羊肉汤的“煨”字，慢慢读来趣味十足，仿佛有火，有瓦，有柴，有热气腾腾烟火气。“煨“出来的美食，原汁原味，美味素朴.

“煨”菜是离不开瓦罐和砂锅的，二者之妙在于“土质陶器，秉阴阳之性”，慢煨之下原料鲜美，营养锁于陶器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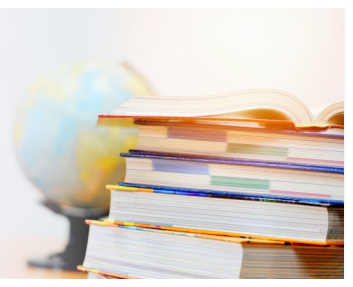
有一道“瓦罐煨鸡”，据人介绍，不炒不炸，全靠“煨”，可以说“煨”出了食物的精华。“鸡洗净剁成核桃大小的块。松茸、香菇、瑶柱浸泡至涨发，砂锅内烧开水，下入焯好的鸡块，炖至四十分钟，加入其他食材，再炖十分钟盛入‘煨汤瓦罐’，装入蒸锅，大火烧开，小火蒸一个小时，焖三分钟后即可出锅。”人家轻描淡写，但我们做起来，就不是如此了！更有原始粗犷的“煨”法，把“鸡”去毛洗净用锡纸包裹，抹上黄泥，架上碳火，在大瓦罐里慢“煨”，待炭火徐徐，“煨”八个多小时，一剥开，香醇美味，世间难求；而连锁店里的“瓦罐煨鸡”事先将“卤汤”的熬制好，更将“猪脚”切段与“鸡”一起“煨”熟，猪脚爽滑黏糯，鸡肉酥烂软嫩，美味之极，不可多得！

“煨”的闲慢，是最有烟火气的。而家常“煨”菜，我们北方最喜欢“煨”羊肉汤。“煨”羊肉汤的趣味，不在器具，而在于其声。切菜声，厨房流水声，锅碗瓢盆交响乐，加之小火慢煨水沸声，“咕咕咕咕”，“滋滋滋”，不亚于在石渠沟壑架起炉火，烤一只小乳羊的感觉！而另一趣味就在其味，烧一大锅水，葱姜蒜同花椒粒一起下锅，把羊肉放锅中，开小火慢“煨”！不一会儿，羊肉的香味就从咕咕沸腾的水泡里飘出来。

“钓鱼船上听吹笛，煨芋炉头看下棋”。总觉得“煨”这个字，有金石炸裂之怦然，在秋色如许的寒凉里，煨一碗人间烟火，是光阴的温敦闲慢，更是人生的宽厚温养之境。用美食“煨”养身心，即是慢“煨”人生。

书虫

□ 古保祥



这是一片芳香四溢的场所，不华丽，却格外惹人注目，如跳入丁香花丛中，由不得你躲闪，你想自控却发现身不由己，最后甘心情愿地跌入这种浮世绘中不可自拔，每天不跳入其中便觉得食无味，最后成为它的俘虏也不会反抗。

我一直认为书是世间最灵巧最精妙的发明了，文化得以传承，古人的智慧可以沿袭，就连他们的衣食起居，好与坏，香与臭都在书中尽情表达出来。

恍惚间，你仿佛看到李白在醉酒、苏轼在吟唱、曹雪芹在哭天喊地。

但当你正在执著地阅书，或者正在全力享受期间的况味时，一只白色的小虫子突然从书页中钻出来，撞入你的眼眸中，你可能觉得它大煞风景，但它却依然故我地存在于人世间，就好像你不喜欢愤怒的概念，但它照样会不请自来一样。这种小虫子呈白色，细小无翅，其实就是书蠹，它们在收藏很久的书中滋生，以书纸为食，它们喜欢书籍的香，原材料的香，所以，书虫本身也有一种莫名的香气。你如果将它逮在手中观察，你会发现它的眼睛正在直视你，你不想与之对视，换个角度观察，却发现它仍然在瞪着你，仿佛你成了它的仇敌，它的腹眼过于强大，可以洞悉你的一切。你将它放在鼻息处闻，能够感受到书和肉的香气竞相在空气中缠绕蔓延。这种虫子不喜阳光，每天躲在阴暗角落里，对于生疏的抢入者格外恐惧，它们蜷缩成一团，以无声对抗有声。

总有些小虫子死在书页里，已经呈黄色。小虫子的尸体风干后，成了书签，但它们的尸首在干枯的过程中会能量释放，将书页染成了绿色，黄与绿充分融合释放机能，你突然间打开书页，遇到氧气后，会产生一种不顾一切的香气。

查阅古籍，竟然没有关于书虫的过多介绍，只是在《汉书·五行志中之下》是这样介绍：昭帝时，上林苑中大柳树断仆地，一朝起立，生枝叶，有虫食其叶，成文字。后用“书虫”泛指食叶虫。

我喜欢阅读古籍，因此，也捎带着收集书虫。

我在一本叫《爱历》的书中发现了一种类似虱子的书虫，周身非常光滑，呈雪白状。它所在的位置正是书的索引页，一滴墨黑色的物质在它的旁边萌生，我用手将虫子挪开，顺便想抠掉那团墨黑色，却发现自己无能为力。我猜测这肯定是书虫的粪便，突然有一种想法，想养活这只书虱。它以书纸为食，我便将一些腐烂的书页揉碎了，放在角落里，然后将书虱扔在书中，现在，它有了自己的安身场所，可以自由发挥，书页就是它的仕途，就是它的抱负。为了防止它逃跑，我将周围加固，固若金汤，但我又想不该“以小心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每天观察记录，仿佛对待一只宠物一样小心翼翼。开始时，它不吃饭，书页保持原状，十天以后，我看到了它瘦小枯干，呈现干枯貌，我想它是否渴了。于是翻阅虫书，却发现没有关于书虫的任何绍介，我慌了，不敢暴殄天物，便决定将其放生，放哪儿，重新放回书页，让它搞破坏吗，我正在狐疑之际，却离奇地发现，它在试吃纸张。我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发现它的小嘴扁扁的，正在挣扎着咬食书纸，它专门挑选柔软的、香喷喷的部分，它咬食的那部分文字一定幸运了，因为无数的知识被它偷入口中，消化掉，它一定知识渊博，一定是个秀才。那只书虫后来不翼而飞，不知所踪。我认为它是书的魂魄，可能被风化神话了，空气中依然残余一股子发人肺腑的芳香。

还有一种书虫，叫衣鱼。一般喜欢在名人字画中生存，但书中照样有。《本经》曰：衣鱼生久藏衣帛中，及书纸中。其形稍似鱼，其尾又分二岐，故得鱼名。白，其色也；壁，其居也；丙，其尾形也。我翻阅一本先秦时代的《尉缭▮》一书，发现一只衣鱼正在书的内封里散步。它悠闲自在，喜欢潮湿的环境，喜欢嚼食含有淀粉或胶质的物品，如上过浆的书画，或裱糊的箱、盒等都是蛀害的对象，严重的可将字画全部蛀毁。刚孵化或者蜕皮的衣鱼是白色的，随后它身上会长出带有金属光泽的鳞片，看上去银光闪闪的。吸睛的尾羽也不是求偶之用，而是逃身之法器，危急时刻可以自刎尾羽逃生。衣鱼应是书虫最好看的那种，它通常体长而扁，触角细长，身形有些像蜻蜓，身呈银灰色，貌似高贵典雅，让人看后不忍杀生。它咬食书纸后，通常认真咀嚼，一点儿也不马虎，这些书纸有白纸还有包含墨香的纸，纸张在胃里不停地翻滚消化，所有的知识化作了一堆粪便，排泄在书缝里，让人不忍卒读。逢此虫读书人便咬牙切齿，恨不得食肉寝皮，但此虫却是无害动物，它除了喜欢淀粉和糖类外，几乎没做过其他坏事。

我将自己收集的十余种书虫专门放在一本破旧的连环画书籍中，我故意在书的精华部分掏了一个书窟窿，用吹风机营造一种干燥的环境，我将十余只胆颤心惊的书虫有序地摆在其中，希望它们可以安身立命，安常处顺地生存，我希望它们不要学我每天都要开会，它们可以自由，可以潇洒，吃饱了睡，睡醒了继续吃，它们可以互相蔑视，装作不识，每天各过各的生活。人类总想以自己的思想凌驾于它物之上，这种思想从根本意义上就是错误的逻辑。书虫一只只在死去，最后只剩下一堆尸体在窟窿中哀嚎。我请教一个学动物学的同学，它总结道：动物不想人类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它们自己创造的环境，其实是最好的，人类安置的环境，不适合它们生存，它们的死去，也是一种无声的反抗。从此后，我再阅读书籍，遇到书虫，不再招惹它们，而是轻轻翻过此页，阅读下页，就像有人看到我，然后忘了我一样。

小村，数九寒天的笑声

用二九时令午后的暖阳
一遍遍细数着快乐事
翻过去的是陈年过往
摊开的是枝芽上饱满的希冀

用河流的哗哗笑声
一次次
把白鹭羽翅里万千的感慨摊开
如河水泛起的浪花举起一串串惊喜：
有南河冷水鱼池
有稻田示范园
还有钢架棚西瓜基地
……

（毛韶子）

冬日来信

雪花，是冬日的慰藉
炊烟，是故乡的呼唤

一天如同一年，冬日的入口
雪花依旧朝着故乡的方向盛开着
屋子上的炊烟
仿佛伸着脖颈，呼唤一会
喘息一会
……
一年如同一天，在接近寒冬的又一个日子里
每当炊烟升起，雪花来信
总会有一把带着念想的扫帚，俯着身
向着灰蒙蒙的北方和南方
扫开一条熟悉而温暖的路

（富永杰）

人间草木（组诗节选）

萱草花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
你从《诗经》中披星戴月，翻山越岭
而来，忘忧草、母亲花
关于你的传奇，一直以来熠熠生辉
观为名花、用为良药、食为佳肴
人们宠爱你，如母亲宠爱我一样
少小离家，像一粒漂泊的种子
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一路摇曳着金黄
“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
无数次梦里
慈亲倚堂门，不见萱草花
总让梦中的我潸然泪下

黄芪

二千多年了，你
一次次重生
以卑微的身价，沸腾在瓦罐里
温暖大地的丹田之气
紊乱的身体和慌乱的内心
总能在一杯水的浸泡中找到平衡
流水载着光阴随缘应世
你置身其中，看一片云随便扯过另外一片
先经历挣扎，后经历绽放

（梦 阳）

听一座雪山

擦得很干净，整个积雪的山峰
太阳正好储备了足够的能量
把光和影照在了它的身上
没有植被，也没有鸟兽
回翔转身，从山后绕到山前
风吹不吹都没关系，雪山上的绸缎
不大不小，却一直向山顶生长
薄脆，急促，哗啦啦地响
不知道摇落了什么，耀眼的白
比岩石坚硬，冷蒸的雪
有着勾魂的淡漠，雪和远方
结成冰冻的石膏，没有路
也没有人上去过，雪山那么白
一张宣纸，它雪藏了自己

（姜维彬）

北风吹来故乡的雪

北风吹来故乡的雪
轻抚在脸上
像母亲温热的双手
听见母亲的叮咛
看见老屋的炊烟

北风吹来故乡的雪
弥漫着乡村的气息
父亲打扫门前的积雪
扳手指数着儿的归期
我在异乡遥望故乡的归途

（金 林）

小时候赶年集

小时候过年最喜欢赶集
全家出动起个大早儿
集市上熙熙攘攘好热闹
挤掉了鞋，挤歪了帽儿

卖编筐的老大爷花白胡子
戴花头巾的老大娘裹得严实
卖红薯的大伯吆喝着
又甜又面的好红薯

各式各样的小吃最诱人
甜滋滋的糖葫芦
香喷喷的油炸糕
臭豆腐的味道直冲鼻子
琳琅满目的年货摆满街
红灯笼，中国结
喜庆的对联瞧花了眼
还有过年要穿的新衣裳
（从东到西不重样儿）

姐姐拽着妈妈买头花儿
而我吵着爸爸买鞭炮
令人难忘的童年回忆
令人难忘的家乡味道

（李光灿）

本报地址：兰州市城关区团结路1号 邮编：730010 传 真：8926232 甘报集团印务分公司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6200004000228